
巴塞罗那 — ICANN 董事会和 CSG 的联合会议
中欧夏季时间 201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 13:30 至 15:00
ICANN63 | 西班牙巴塞罗那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大家下午好。请各位就座。会议要开始了。会议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BRIAN WINTERFELDT):

请想要提问的 CSG 成员来桌前就坐，这样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始了。

马修·希尔斯:

大家下午好。本次会议是董事会与 CSG 联合召开的会议。

今天下午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多。

董事会之前向社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2019 年的优先事项。另一个是如何改进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我们已经在周末举行的 GNSO 理事会会议上充分探讨了第二个问题。所以这次我们打算把这个问题留到会议最后再讨论。如果今天可以把所有要说的内容讨论完，我们再回头看看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将推迟讨论 2019 年的优先事项，直接进入董事会问题。但是有人告诉我，随着会议的推进，我们很快就能推断出 CSG 2019 年的优先事项是哪些。

我说完了，下面有请布莱恩。

注意：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谢谢董事会邀请我们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是布莱恩·温特费尔特。我是 IPC 的总裁。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自企业选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连接提供商选区。

谢谢你们总是能给我们提供时间，让我们有机会与你们讨论一些优先事项和问题。每次举行 ICANN 会议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期待与你们一起举办联合会议。

我们打算将本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 45 分钟专门用来讲大家最关心的主题 GDPR，以及选区轮流提出的问题。

后半部分也会回答大家轮流提出的问题，但是主题不限，不过肯定会较多地讨论 GDPR WHOIS 问题。每个问题和相应的回答与讨论都会计时。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不超过 45 分钟。因此，我们希望确保每个选区都有时间向董事会提出问题，我们会尽量给足发言时间，但希望大家不要超时。

好的，接下来请来自 ISPCP 的同事发言，正式开始关于 GDPR 的讨论。再提醒一次，请大家在提问之前先报上自己的名字和选区。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谢谢布莱恩。我是 ISPCP 选区的主席，我叫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像布莱恩说的那样，我们提前提出了问题。但是由于最近我们又深入讨论了该问题，所以我要重新组织一下关于 ISPCP 问题的描述。

最主要的问题是，ICANN 现在正在扮演数据控制人的角色。

所以问题是：ICANN 曾在 2016 年承认自身具有数据控制人的职责，但并未明确说明 GDPR 规定的具体法律管制。

大多数法律研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 ICANN、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都是 WHOIS 的联合控制人。ICANN 目前正在研究自己能否担任统一访问的唯一控制人。

我们选区想要了解这个想法，以及董事会是否愿意承担风险。我们还想知道你们认为这是否可行。董事会如何评价 ICANN 成为统一访问的唯一控制人，并完全从职责中删除签约方的做法？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贝基。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首先我要说的是，ICANN 承认了其作为联合控制人的职责，其实 ICANN 是签订了作为临时规范的一部分的联合控制人协议。但是目前 ICANN 并没有为 WHOIS 目的处理数据。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了提供更一致的用户体验，而不是每个签约方分别对 GDPR 做出独立风险评估，这是以原则为基础的，因此不是规定的，所以将责任有效地转交给作为唯一控制人的 ICANN 是否可行。

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 ICANN 一直在和欧洲数据保护机构讨论的问题。

还需要社群制定一项政策，确定是否需要统一访问，利益相关方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访问，第三方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访问数据，可以出

于哪些目的访问以及防护措施等等。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政策。我们期待 EPDP 早日确立政策。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可以让 ICANN 研究下是否可以确立 ICANN 作为统一访问门户的控制人。从本质上说，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是代表 ICANN 处理该问题的处理者。

当然，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将继续担任其个人用途数据的数据控制人。而 ICANN 将继续担任合规用途和数据以及其他事宜的控制人。但是董事会已经从 ICANN 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我们还听社群中的很多人说，这个想法很有趣，可能会让用户体验更具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当然，毋庸置疑，它们必须遵从 GDPR。而且还必须受到社群制定的政策的管限。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谢谢贝基。我想接着补充一个简短问题。非常感谢。你刚才说的很有帮助。我理解的是，它是指社群会进入 — 这与统一访问模型 UAM 有关。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吗？

贝基·伯尔： 所以 EPDP 正在积极研究此数据的用途？这已经放上议程了，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授权访问，哪些人可以出于哪些目的访问，是吧？所以必须要有目的。然后你会说，好的，这就是目的。这是谁的目的？这是值得讨论的。哪些情况下可以获得访问权限？这些都是目前 EPDP 的一部分。ICANN 参与的工作主要是能否从法律角度阐明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才能实行。从技术层面来说，如何运作？

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凭证机制。如何运作？如何接收请求？如何处理请求？如何返回信息。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接下来要交给 —

马修·希尔斯： 不好意思，布莱恩。我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屏幕上的幻灯片与正在问的问题有些差异。请大家多多包涵。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这是问题的第二部分。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谢谢马修。

接下来有请 BC 的同事谈谈关于 GDPR WHOIS 的下一个问题。

谢谢，布莱恩。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这个问题是针对董事会和组织本身的，尤其是约翰·杰弗里和总法律顾问，问题的内容是，在提交给数据保护委员会的一揽子文件中需要提供哪些内容，以提高 ICANN 担任统一访问模型的唯一控制人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们在定义行为准则、认证和审计方面需要做很多工作，有很多社群工作要做。

但是首要问题是，是否可以确立一个可将统一访问责任移交给作为唯一控制人的 ICANN 的架构？今天我一直在向 EC 成员和与数据保护机构打过交道的人提问。他们觉得不能直接问他们，嗨，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先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可行吗？

因此，一揽子文件的内容必须专一、准确，正确地阐明我们预期认证个人和审核用途的方式、使用 RDAP 工具的方式以及如何实施。

我想问的是，在你们呈递的一揽子文件中，会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如何才能参加这个新的技术研究小组，为一揽子文件提供创意？因为我觉得是否有效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会影响社群中其他人的工作，以及 EPDP 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约翰，你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吗？

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必须正式回复你。正如你所发现的那样，要确保正确和提供充分的数据包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会分享我们提供的内容以及社群必须提供的内容，这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

史蒂夫·戴尔边科：

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补充，就是我听欧盟委员会的成员说，原始的假设一揽子文件可以包含一些假设，比如假设我们拥有经批准用于适当审计用户的行为准则，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否假设在此情景下的唯一控制人？

有些情景需要充实细节，但是并非所有情景。

至于刚才提到的首要问题，我们希望交由技术研究小组回答。

你们可以回答下技术研究小组的运作方式和我们可以如何参与吗？

约翰·杰弗里：

抱歉。你们提问的时候我在找位置，所以有些地方我没听到。能否重复下刚才的问题？

史蒂夫·戴尔边科：

跃然说，为了把握成为唯一控制人的机会，我们要将技术和法律方面的人才聚在一起，让他们制定这个一揽子文件。这个唯一控制人只是为了统一访问目的，这下你清楚了吧。

我要问的是，技术研究小组的概念是什么？你是否可以详细介绍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

约翰·杰弗里：

好的。我个人没有什么要说的。等我们检查好之后，可以回头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之前提到过，你们正在与欧盟委员会成员沟通交流。如果你们从中收集到任何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很有用，我们会请你们分享。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是，没有必要把所有详情都纳入其中，另一点是小心不要保留意见 —

约翰·杰弗里： 史蒂夫，我无法把所有这些零碎的意见加入整个计划，希望你明白这点。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在制定这个计划。这是个漫长的讨论。我们很高兴 —

史蒂夫·戴尔边科： 然后发给你，是吗？

约翰·杰弗里： 请发给组织。你可以发给跃然。也可以发给我。我们会将它分享给董事会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

马修·希尔斯： 谢谢约翰。

约翰·杰弗里： 我会继续密切关注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也会更加留意的。布莱恩，我知道前 45 分钟要讲很多轮，所以我想等轮到我发言时再说。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没错。好的。很好。我是来自 IPC 的布莱恩·温特费尔特。我要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跃然在回复 BC IPC 提出的关于认证和访问模型的信函中提到，董事会并不打算再发布一份新的临时规范，也不打算重新审核临时规范中的任何条文。董事会将再次考虑是否在 11 月重申临时规范。

访问解决方案的紧迫性，包括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的 ICANN 集中式访问解决方案，对于 BC 和 IPC 成员以及社群中的其他人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正如我们昨天在公共论坛上说的那样，我们欢迎探索所有方案，并寻求与社群合作，找出解决方案。

我们想知道，董事会是否能够指导工作人员澄清临时规范，并在等待 EPDP 的长期解决方案和其他社群工作时提供有关访问的具体实施指导，特别是关于合规、消费者保护、安全性和 LEA 利益方面的请求格式及填写方法。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谢谢。我数不清你提了多少问题了。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多个。

克里斯·狄思潘：

所以我只想采取一般的回复，看看是否可以让你满意。

没错，我们每隔 90 天就要更新一次临时规范。不，它不能超过 12 个月。

至于是否可以修订或添加内容 — 添加实施内容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作为一位律师和一个熟知章程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修订，因为它在章程中有很清楚的描述，所以可能 — 可能更改临时规范看起来更有效，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是我粗略的回答。麦克？接下来，我觉得贝基想要 —

麦克·希尔伯
(MIKE SILBER):

我们会跟约翰·杰弗里讨论，获得更多指导意见，但是必须再次重申，临时规范只是一个临时措施。我认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再多此一举。

我认为，与其让工作人员去做，不如让 IPC 联络签约方，看看他们是否能就解决问题的方法达成合理一致的意见。因为与其让工作人员中途加入讨论，还不如让直接参与的签约方和你们一起解决。我认为让工作人员中途加入，并希望他们制定出比直接参与人更好的方案，这很不公平。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

现在回到 ISPCP。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谢谢。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刚才提到的问题 — 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现在代表 ISPCP 发言。我要将话题转回到贝基的解释上。我后来想起，你可能已经提到类似的事情，ICANN 可能已经与某些相关方签订了联合控制人协议，或者正在评估此类事宜。我不太确定。我想问下，在这件事背后意味着什么。

谢谢。

约翰·杰弗里：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来澄清这个问题。在讨论临时规范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附录 C 是否算作联合控制人协议。我知道，有些签约方认为它们是联合控股人协议。但是其他人并不认为它可以作为联合控制人协议。我认为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贝基·伯尔： 毫无疑问，ICANN 是某些目的的控制人。问题在于，它是否会成为 UAM 目的的控制人。

约翰·杰弗里： 此外，我认为重要的并非我们是否是控制人、联合控制人或唯一控制人这个法律技术术语。我们的问题是，ICANN 希望承担责任，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他们希望收集和发布与 ICANN 政策相符的 WHOIS。我认为这是我们推动对话的方法，与“弄明白”以及我们是否被列为特定类型的控制人无关。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减少签约方的责任可以让它们更有把握地收集和呈现与政策一致的数据。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并且政策也符合法律，我们希望签约方也相信这一点，并且对收集和生成这些资讯充满信心。如果某些问题超出法律范围，我们理解签约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接下来交给企业选区的史蒂夫·戴尔边科。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布莱恩。这个后续问题与临时规范和下一次更新有关。麦克，让我们假设 EPDP 继续工作，我们继续寻求关于统一访问的首要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临时规范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合理访问没有参数。我说的不是规定的披露。我说的是一组适当的参数，例如在标准化方面应该采用怎样的请求格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统一的。只是说它有一个标准格式。

第二是等待回复的天数或小时数。不一定是数据披露，而是某种回复。如果回复是不行，那么我们不会披露，但是最好能详细解释不行的原因。

我列出了可以澄清合理访问的三个要素。提问的标准格式，得到回复的预期时间，如果回复没有包含数据，要解释没有包含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与合同方、SSAC、GAC 和 ALAC 达成协议，澄清这种合理的访问 — 就像我们在统一访问方面一样雄心勃勃 — 如果我们在整个社群内达成一致，是否可以要求尽快澄清临时规范？麦克，你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谢谢。

麦克·希尔伯:

重申一次，约翰·杰弗里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这些东西不应该纳入临时规范。根据章程和合同，临时规范具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们不能在合同或章程之外建立额外的合同条款。

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套自愿的指导方针。约翰和他的团队在找到人坚守这个方针上可能更有创意。因为我知道临时规范及其构建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这么做。

正如你说的那样，我觉得你的请求很合理。我认为你的请求合情合理，我希望签约方可以参与。如果有人认为十分钟是合理时间，那么事情很可能就顺利办成了，但是如果有人认为需要十天，那么意见分歧可能会导致事情无法办成。但是如果你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没问题了。我不确定是否可以将这一点纳入临时规范。

史蒂夫·戴尔边科:

约翰，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假设合同方、SSAC、企业社群、GAC 和 ALAC 都同意有两天时间来获得具体回答。让我们暂时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有了这样的协议，是否可以修改临时规范以便以可强制执行的方式阐明合理访问？

谢谢。

约翰·杰弗里:

因此，如果 — 如果你的假设情景，你知道律师非常喜欢假设情景，如果你的假设情景发生了，你让整个社群达成一致意见，我不知道

你是否从名单上排除了一些名字，但是如果整个社群达成一致，我觉得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实现它。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是吧？无论是临时规范还是签约方之间的协议，只要合理就行。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每个人都遵守它，而且我们可以强制执行它，那么临时规范可能在短时间内是正确的。

但目的不是为了更改或调整临时规范。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目的是进入一个政策框架。所以如果达成一致意见，或许我们应该进入 EPDP 流程并完成流程。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

我是来自 IPC 的布莱恩·温特费尔特。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想知道董事会在 ICANN 高级职员与欧洲当局讨论建立统一访问的法律依据方面的作用。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董事会正在进行 EPDP，并且法律人员正在两个层面上开展工作，对吗？我们知道很多详细信息，因为我们有董事会联络人参与其中。我们有像贝基这样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对这个主题和其他董事会成员非常了解。他们会及时和详细地告知董事会 ICANN 组织的最新工作进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时刻保持全局观。董事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获得社群的支持，是吧？目的是向数据保护机构寻求指导意见。跃然在这方面得到了社群的支持。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方面，我

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所有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高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确保寻求指导意见获得社群支持。

这样能否回答你的问题吗？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是的。

谢林·查拉比： 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是的，谢谢。

好的。现在把提问机会交回 ISPCP。你们没有问题了吗？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关于这点没有了。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自企业选区。关于向数据保护委员会呈递材料的问题，我知道关键在于提问的方式和提交的一揽子文件。所以，以开放式方式寻求指导可能不会有效，但是假设式的理论方案、最佳案例情景方案可能会得到答案。然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提供符合该方案的政策，围绕认证模型、审计等的政策，所有这些

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但是我要强调，这是一个关键功能，如果能在较早的阶段获得关于唯一控制人的肯定或否定答复，会对后面的行动造成多米诺式的连锁反应，因此我们鼓励尽早开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实施和采用政策。而是将假设情景呈现在董事会面前，就唯一控制人获得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然后回头说，嗨，社群，我们一起研究如何交付。

董事会是否满意这种提议？因为它确实需要加快假设的演示以获得指导，但它并没有要求加快交付背后的所有政策。

克里斯·狄思潘：

史蒂夫，我明白。我完全理解。很高兴我们可以举办本次会议，让你有机会提出所有这些建议。对于你刚刚说的话，我唯一的回答是，好的，那你就去提出假设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假设合理的话。因为如果你得到肯定回复，那么无论你喜不喜欢，都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提出假设。

所以，不能只提出假设，然后等到它变得没有意义之后，又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这就是我们提出要求的原因，不是使用假设，而是指导意见。我知道它不一定会马上到来，因为一开始可能有一系列的假设，但是后来因为想要更快地完成任务，可能会把原来的目标全部推翻，所以这件事极具挑战性。这是无法改变的。但这不表示我们没有聆听。我们听到了你们的意见。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要补充下，不是以律师的身份，我只是阅读了足够多的 GDPR，看到了有关行为准则的指导，我们显然会将这些指导用于认证。有

些指导是关于成为唯一控制人，其他方担任处理者的。所以他们有包括委员会在内的示例，我们可以直接查看。

我们没有的是适用于 ICANN 情景的示例。这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和困难之处。

所以你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社群是否必须就如何制定粗略计划达成共识，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够迅速做到这一点，以便得到一个肯定或否定的问题。

现在，你谈到管理预期。如果我们对假设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你们是否会预先假定我们一定会交付呢？因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应该预先假设，因为万一我们没有在假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个假设就不会成立。我们会尽量尝试，但是至少要看到一些希望，比如我们交付之后，他们基本上会同意，这样努力才有意义。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管理社群的预期，因为我们需要尽快得到关于首要问题的回复。

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贝基，你想要补充吗？

贝基·伯尔：

正如克里斯刚刚说的，我们完全听取了你的意见，ICANN 显然是在追求这一目标，目的是尽早确定它是否可行。但是我们不会完整地保留所有政策。我们不会 — ICANN 没有这样的义务。这是社群要做

的事。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开展一场对话，讨论你说的机制。假设所有目的和内容都符合 GDPR，这会产生任何影响吗？

我认为，ICANN 非常明白自己的工作 and 自己在做什么。

史蒂夫·戴尔边科：

ICANN 是否可以根据这周听到内容立刻开展行动？

约翰·杰弗里：

我们还在研究，这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会继续进行研究。正如我刚刚在会议桌旁边说的那样，我认为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我们会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会听取社群的意见，尽量推动事情的进展。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重要的 EPDP 流程，它对我们非常重要。

克里斯·狄思潘：

这正是我要说的。史蒂夫，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确保我们所做的不会搞砸 EPDP，不会产生更多的压力和更多的问题 — 他们要做的已经够多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很清楚。我替代 BC 参加了 EPDP。无论什么问题，无论委员会是否给了我们统一访问模型，我们仍然需要 EPDP 来定义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如何收集和处理数据。无论如何，这都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它不能搞砸，对吧？它必须同步进行。但是你担心由此产生的压力，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约翰·杰弗里：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继续说，虽然我们不太希望社群从本次会议中了解到我们正在与你们进行交流，我们打算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制造关于我们之间合作的阴谋和其他论断，而不是实际指出正在进行的政策流程。这是推动进程的一种方法，但我知道，到头来 PDP 还是会成为 ICANN 制定政策的方法。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谢谢。

现在要讨论的是关于 GDPR WHOI 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来自 IPC 的布莱恩·温特费尔特。董事会对社区和统一访问模型的技术和法律政治解决方案的讨论有何作用？社群提出的法律意见会扮演什么角色？在董事会看来，解决 ICANN 作为数据控制人的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贝基·伯尔：

所以我只是 — 你知道，在签约方的信函出来之后，跃然在昨天和今早都说了这件事。他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董事会中没有人确切知道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我们都在等待，我们在摸索中。但是他表示，这是一个技术很强的小组。

史蒂夫·戴尔边科：

“技术”是指法律技术和工程技术，还是仅仅指工程？

贝基·伯尔： 我不知道，我要问问跃然。我觉得不是法律技术。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要从 GDPR WHOIS 转到下一轮的问题上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 —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不好意思，屏幕上显示的问题 — 我不得不道歉 — 是之前的迭代。我们之前已经尽量精简问题了，但是屏幕上没有体现出来。很抱歉出现这种问题。我知道这可能会令大家觉得困惑。

我们只是不想展示你们所有的问题，因为它们不能完全反映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已经尝试删除很多问题了。

马修·希尔斯： 我认为可能 — 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抱歉。我们会在神户会议上改进的。

接下来交给沃尔夫-乌尔里希，开始讨论下一轮 ISPCP 的第一个问题。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我是 ISPCP 的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由于位置有限，我是这里唯一的 ISPCP 发言人。其他人占的位置更多些。这些问题是我的同事提的，他们可能会在稍后插入讨论。

实际上这些 — 为 ISPCP 显示的问题 — 如果可以再显示一次，将会很有帮助 —

马修·希尔斯：

抱歉。可否回到 ISPCP 问题上。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这与 — 在最近的 ICANN 会议中，我们已经注意到，通用域名的预计销售增长尚未实现，这对 ICANN 的预算资源产生了负面影响。

ICANN 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可行的战略是，制作相关的信息材料，并突出显示一个选项，让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域名建立一个“专业”网络身份。在括号内注明：它不会影响社交网络中的显示栏或你的名片。这不是宣传活动，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域名福利和域名可用性提醒。

你们可以回答一下吗？谢谢。我们很感谢。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想请哈维尔回答这个问题。前排需要一个麦克风。

哈维尔·卡尔维兹:

谢谢。谢谢，沃尔夫-乌尔里希，谢谢你的问题。首先我将谈谈预算资源问题。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都已经看到 ICANN 的资金基本稳定在大约 1.35 - 1.4 亿美元的水平上。因此，我们的管理费用也在逻辑上和必要性上受到该资金量的影响。

我认为你提到的缺口只是与期望有差距，而不是跟历史情况有差距。我想表达的是，ICANN 的资金从未比目前更高。所以并不存在 ICANN 资金的削减。只是资金量比我们对 2018 财年的预计要低，我们已经设法弥补该缺口，组织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成本削减措施。马跃然今天早上在另一个小组中提到，最终我们的费用比预算降低了 1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可能的方案是通过提升域名市场的价值来提升 ICANN 的资金，但我相信，那并不在 ICANN 的职责范围。不过，其他方可能会想要介入。

很明显，我们要做的是尝试更好地了解新通用顶级域名对域名系统机器市场的影响，因此，尽可能准确地研究出我们认为合理的域名注册量，将在以后对 ICANN 的资金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多考虑那些活动，就比如之前有人建议的，为了推广某种域名业务而进行的活动。谢谢。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简短回答一下。非常感谢，哈维尔。那并不是我们的意图，要了解我们的位置，ICANN 的职权范围并没有让你参与推广或其他什么活动。这并不是我们的意图。

只是要理解，为了让新通用顶级域名 (gTLD) 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要共同面对怎样的请求和内部问题。谢谢。

哈维尔·卡尔维兹：

感谢你的澄清，听起来对社群而言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而且也可能潜在地推出一些活动，使社群在如何做到最好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我想把下一个问题交给企业选区。

吉姆森·乌鲁弗耶：

非常感谢。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企业选区财务运营副主席。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到了诸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之类的外部议题对 ICANN 产生的影响。所以我的问题就与这方面有关：考虑到国际电信联盟对 ICANN 职权范围的侵占意图，对于 10 月 29 日到 11 月 16 日即将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全权大使会议，董事会将会如何参与？这是第一部分。

马修·希尔斯：

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先将问题提升一级。我认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的迫切需求是，我们要监控并更加了解和参与到此类流程中。你提到 GDPR 对 ICANN 的使命和 DNS 有影响。

现在我们董事会的优先事项是，与组织一起重新评估如何衡量我们与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实体的重要关系，从而尝试确定与

这些实体的交互方式，在哪些问题上进行交互，以及这些实体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流程如何。

所以我们要全面提升组织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识，并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预判和回应。GDPR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意料之外，但也不算真的意外，可是我们的回应不够迅速。

希望这项倡议能够有所帮助。另一件事，作为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确认部署早期警报监测系统是绝对有必要的。而该系统已经在部署当中。希望这种避免类似情况的能力在今后可以派上用场。

现在，关于国际电信联盟 (ITU)，董事会非常了解 ITU 成员所提出的各种方案。很显然，是某些 ITU 成员渴望侵占 ICANN 的使命，而不是 ITU 组织自身。

董事会不会直接参与到 ITU 中。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马跃然可能会在 ITU 发表讲话，而我们也会有全球合作团队的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但董事会非常清楚那些挑战，也将继续通过全球合作保持消息灵通。

吉姆森·乌鲁弗耶：

谢谢。我快速提个问，关于这个方面：在向其他联合国活动或机构更普遍地推广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方式上，董事会做了哪些工作？由 ITU 自身构成，因为如果 ICANN 参与了 -- 我不知道 ICANN 是怎么参与其中的。是否有建设性？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个仅代表政府的条约组织。而他们考虑的许多问题都与 ICANN 的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会给出跟另一个问题相同的回答，只有少许改变。

刚刚说过，我们正越来越意识到了了解这些领域的必要性。我们会根据情况直接参与，或者通过与 I-Star 社群或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合作间接参与。

我们已经意识到的一点是，关于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 DNS，我们需要做更多地知识普及工作。所以这些都是 ICANN 参与互联网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到互联网治理论坛 (IGF)，今年有多位董事会成员直接参与到了 IGF 中。而且 ICANN 也一直在持续地为 IGF 提供支持 -- 如果我说错什么的话，我想玛丽莲一定能纠正我。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

下一个问题交给 IPC 提问。我将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苏珊·佩恩 (Susan Payne)。

苏珊·佩恩:

非常感谢。根据这周早些时候的消息，我相信某些董事会成员已经在着手跟进关于 PDP 改进方面的讨论，也就是所谓的 PDP 3.0。

我们想知道的是，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 PDP 流程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董事会是否对我们社群有任何建议。这些挑战就例如目前的僵局和博弈。

我很乐意更细致地举出这些挑战的示例，不过我认为，董事会已经在紧密跟进了。

马修·希尔斯：

让我来回答一下，然后我把话筒交给谢林。完全正确。关于存在的哪些挑战，我们非常欢迎社群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让我们听到更多的意见非常重要。现在有请谢林。

谢林·查拉比：

谢谢。实际上这与董事会曾经问过的问题不谋而合。我想知道是否能把那个问题投影在大屏幕上，这样更方便我回答。能投影那个问题吗？这是第二个。

这个问题关于互联网治理和政策制定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它应该如何演进以满足日渐增长的包容性、问责制等等需求，而及时将事情完成、制定好政策和达成共识是摆在所有选区面前的共同难题。

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 -- 我想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 并不是因为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自从圣胡安会议过后的七个月，我们一直在执行战略规划实践，而这个问题就来自于社群。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出席了昨天的开幕式，我提到了我们与社群共同完成的践成果就是：确立了社群确信会对 ICANN 的未来产生影响的五个主要趋势。其中一个就是治理。而社群明确表达出的未来趋势，或者说问题或担忧就如此处所述。

所以我们昨天与 GNSO 展开了讨论。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乎整体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而不仅仅与 PDP 有关，并且询问他们是想要探讨整体互联网治理，还是具体到 PDP 3。它是这两者的混合。

根据我们所听说的情况，很显然在 GNSO 已经有很多人表示了支持，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目前董事会对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还没有答案。我们打算向社群发布一份咨询文件，大约在明年的五月/六月。同时，我们还想听听社群的意见，各个选区有什么观点。

各个选区是否认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要说的是，过去 20 年间我们在 ICANN 应用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非常成功的模型。它也是赋予我们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跟任何其他事物一样，它也在成长，日臻成熟。我认为我们自己应该有勇气审视它，看看是否能够进行某些改变或修改，以便使它更有价值、更有效率，继续为我们未来的 20 年提供支持。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那个问题的原因。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很乐意跟你们讨论，看看你们是否能为我们指出一些待改进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做战略规划的过程中曾听到过，在我们的整个活动范围内，对包容性的需求都在逐步增加。那是其中一件事。

我们听到的另一件事是，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从而更有效率、更及时地达成共识。

我们听到有人担心由于两极分化的利益关系，进度可能会陷入停顿。

我们听到有人担心志愿者人手短缺并且过度疲劳。

我们听到需要更改我们的审核流程，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更便于志愿者使用。我们讨论了具体审核和组织审核。

我们讨论了技术社群的参与。在某些情况下，技术社群与我们的合作非常紧密，但我们得找到一种方式帮他们减负，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志愿者疲累的问题。

社群还有关于我们的会议、公共会议的讨论，这对我们的协作网络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昂贵，各种会议越来越混乱，没人能够完全跟得上脚步，弄清现状。所以围绕我们所有的活动有太多事情了，我认为，我们很乐意帮助社群，推动社群层面的讨论，看看是否会有好主意从社群中涌现。

我刚刚说过，董事会目前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董事会也不会给社群提出解决方案。在第一个事例中，董事会想要听取社群的意见。

我们可能不能不向社群发布一份、两份或三份咨询文件，直到我们找到改进效率、提高效能的方法。

这样能否回答你的问题吗？

苏珊·佩恩：

我想是的。谢谢你带来如此周到的回答。随着流程的推进，我们将拭目以待。

谢林·查拉比：

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现在开始。

苏珊·佩恩： 是的，如果有时间的话。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谢谢，谢林。谢谢，苏珊。我想把下一个问题交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连接提供商选区 (ISPCPs)，交给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非常感谢。我代表的我的同事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发言。他就在这里。我的问题与预算有关，不过另一方面也跟你刚才谈到的会议有关，谢林。

所以问题就来了：ISPCP 选区非常清楚 ICANN 面临的预算挑战以及信托审慎的必要性。我们还清楚其中一项主要挑战与举办 ICANN 公共会议所产生的成本直接相关。

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建议：每年在同样的中心地点举办公共会议应能持续降低成本，而且每年的公共会议次数也可以从三次降至两次。我们很想知道董事会对这些建议有何观点。

我也在跟进你们的言论。你们刚刚开始就该话题发表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最好也参与到关于该话题的社群讨论中。

马修·希尔斯： 先将话筒交给克里斯，然后再由尼克发言。谢谢。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关于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曾经与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一起作为董事会的代表进入了

会议策略 -- 跨社群会议策略工作组。关于会议中心地点，当时做了非常细致的考量。有人支持上面的观点，但并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小组成员非常强烈的认为，减少会议的轮转并非好事一件。因此，当我们共同拟定新的结构时，并没有采纳这项提议。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制定了现在的政策会议、年中会议的举办方式，我们认为不必前往那么大的地点，因此会有更多选择。在地点选择上，我们可以更多样。

自那以后，我们在节约会议成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基于社群和跨社群工作组认为我们应该采用的结构之下。也许可以由尼克来回答，那会很有帮助。

尼克·托马索：

谢谢克里斯。多年以来，社群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或减少会议次数有什么强烈的愿望，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我们开始审视如何节约成本时，我们着手对 ICANN 会议的财务支出做了非常深入的调查。后来发现，从 ICANN 47 开始到 ICANN 60，举办一场会议的成本大约在 4 百万美元左右。

于是我们开始检视这么多的费用究竟用在了哪儿，我们发现主要用在资助差旅人士的航空和酒店住宿费用，包括工作人员、董事会成员、社群成员、承包商等等，还有就是租用会议设施方面。这部分占据 4 百万美元中的 59%，其中 27% 是航空费用，24% 是酒店住宿费用，8% 是租用会议设施的费用。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开始想办法解决如何选定成本效益更佳的会议场所，同时又能提供不辜负社群所期望的高水准会议质量。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公布了 2021 年至 2023 年的会议日期，但并没有公布会议地点。在具体的日

期与具体的地点或地理位置绑定，会让我们在寻找会议场所和议价方面掣肘。

所以我们展望了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的九场会议，我们确定了最具成本效益的会议场所，也避免采用会议中心地点的概念，尽管并不是有意为之，但最后发现，我们找到的九个经济实惠的会议地点，将会为我们每年节省 2 百万美元。相比现在的平均花费 400 万美元，我们打算把会议费用控制在 330 万美元。这就是我们采用的方案。在圣胡安，我询问了多位 SO/AC 领导，问他们是否允许我提交提案。他们都表示了肯定。我在巴拿马提交了提案，董事会一致接受。这就是我们完成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尼克。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对此发表意见吗？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我想把下一个交给我在企业选区的同事。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我是玛丽莲·凯德，我准备向董事会提一个问题，详细阐述有关跨社群工作组在拍卖收益方面的第三个问题。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很荣幸 -- 我来自企业选区，但我们很荣幸身为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CSG) 经历了 CCWG 的整个工作过程，那是一个非常具有合议精神的工作组。最初我们的投票成员是安东尼·哈里斯 (Anthony Harris)，我现在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我们有代表正活跃在所有的三个选区中。所以我们非常有兴趣也一直不遗余力。我们要向两位

联络人表达我们的谢意和感激，他们非常高效并且一直在与我们沟通、提供支持和合作，我们也非常感激董事会发出的信件。并且，哈维尔和莎曼珊所提供的可靠而持续的支持和参与，也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我很想将我的问题提给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工作组考虑过四种模型。其中一种模型会建议在 ICANN 设立一个内部部门。当然我们会在公共评议期提交更详细的意见，我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感到目前的风险评估已经足够，尤其是该模型，已经彻底地审视了运作一个授权、授权监控、授权管理、授权关闭业务的潜在影响？而这实际上是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董事会是否检视过潜在影响，比如，如果有状况发生，每项授权是否会在 ICANN IRS 表格中列出？董事会是否想过通过人力资源临时雇佣某些人才几年时间，然后在职能取消后再终止雇佣关系（当支出金额达到一定量时，部门将会被关闭），又或者董事会是在考虑延迟出台更彻底的风险评估政策，直到社群给出更加明确的推荐，如果是这样的话，董事会是否讨论过如果社群投票到错误的方向将会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因为我们虽然身在同一个社群，但并非所有人都是授权、授权监控、授权评估方面的专家。

马修·希尔斯：

谢谢，玛丽莲。我将请玛盾来回答，随后其他人也可以发言补充。

玛盾·波特曼：

好的，谢谢你，玛丽莲。你们知道的，在你们提供建议后，我们就已经在紧密地跟进和沟通，以确保这类风险被考虑在内。你们也知道（听不清）尚未提出搜索。不过，我们也确实有所考虑，甚至实

际上也在董事会对这些风险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讨论。我们非常清楚，无论我们怎么使用资金，无论选择什么模式都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已经开始认真地根据可能选定的模型进行审视，审视该模型会带来怎样的风险，而我们将尽可能快地反馈给工作组。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玛丽莲·凯德：

重申一下，我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当然我也非常清楚，不过我认为随着报告的发布，我们社群中将会有更多人提出更多疑问，当然将会在我们的公共评议流程中提出。

玛盾·波特曼：

我完全明白。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谢谢玛丽莲。也谢谢董事会回答这个问题。

玛丽莲·凯德：

布莱恩，我可以再讲几句吗？我只是想 -- 这与刚才的发言无关，我先给主席和其他人道个歉。我只是想感谢董事会和工作人员佩戴了 20 周年纪念胸针，确信我们很认可并欢庆这一进程，我认为甚至我们现正进行的讨论以及与董事会的沟通交流，都是董事会与社群关系不断增强的示例。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佩戴胸针。

马修·希尔斯：

说的很好，玛丽莲。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谢谢玛丽莲。我将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由来自知识产权选区的维姬·谢克勒(维姬·谢克勒)来提出下一个问题。

维姬·谢克勒： 谢谢。很遗憾，我想转而谈谈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如你们所知，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实施倡议 (PPSAI) 目前进展迟缓，自从圣胡安的会议之后，这项工作就进展迟缓，我们对此有些担忧。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十月初，当时它即将被强力推动，而相关文件也将进入共同评议，从事实上实施这项已经批准的政策。但很遗憾，上周我们收到消息，ICANN 单方面选择延缓这项工作，而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担心关于隐私和代理的披露要求将会发生变化，与我认为将适用于 WHOIS 系统下的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的披露要求不同。我很乐意听听你们关于这项政策的看法，应该如何让它步入正轨，我们能如何推动？尤其是在临时规范的约束下。我的理解是，它只适用于标准的 WHOIS 信息，而那些标准并不适用于代理和代理服务。如果我的理解有误，也愿闻其详。

马修·希尔斯： 谢谢，维姬。我们有请赛勒斯回答。

赛勒斯·那马兹： 非常感谢。维姬，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而我们也不是轻率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我自己在几个月前就写过一封信给史蒂夫·梅塔利茨 (Steve Metalitz) 和网络问责制联盟，致力于继续推动 IRT 彻底完成政策内容的制定，并最终发布出来征询公众意见。

然后令人心痛的现实是，由于 GDPR 导致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协议中的一些关键部分无法在没有足够确定性的情况下完成。数据处理部分就是其中一项关键内容，但我们相信围绕这一内容目前的情况并不足够明朗，不足以让我们继续推进和耗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对于 IRT 和工作人员都是如此，当然推动到向社群征询公众意见时也一样。这并不是隐私和代理服务所特有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波及到 ICANN 组织的其他 13 项与注册数据服务有关的计划。详尽 WHOIS 基本上已经陷入停顿，并非因为这个特殊原因，而是因为 GDPR 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注册管理机构 VeriSign 与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之间在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协议更改存在未能达成一致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做其他事情而故意要暂缓，尽管我们也确实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忙。事实上，我们力图在制定认证协议上维持与期望相同的节奏，但受限于我们周围太多的不确定性，迫使我们在实际操作上节奏延缓了。我很乐意在线下为你们做更多回答，当然你们也可以继续提出后续问题。

维姬·谢克勒:

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对吗？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我们还有 15 分钟。

维姬·谢克勒:

我们还有 15 分钟？能否请你再澄清一下，你刚刚谈到关于数据处理存在不确定性，是指披露方面，还是数据处理的其他方面？

赛勒斯·那马兹： 坦白说，是所有方面。我说过，数据处理部分涉及数据托管协议，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隐私和代理协议。ICANN 内部的法务团队以及外部为我们提供协助的法律顾问目前正在激烈讨论整件事情，我们尚无法获得能够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特定置信水平。

维姬·谢克勒： 今后是否有计划跟数据保护机构进行讨论？

赛勒斯·那马兹： 是的，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不光讨论特定部分，还有讨论整件事情。坦白说，目前我们还没有从数据保护机构获得过多的反馈，所以无法在明确的司法解释下推动事情前进。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探索不同的途径，直到获得我们所需的确定性。

维姬·谢克勒：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回答。希望可以继续在线下跟你讨论。谢谢。

赛勒斯·那马兹： 我很乐意。

马修·希尔斯： 谢谢你，赛勒斯。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谢谢维姬和赛勒斯。现在我再次把话筒交给 ISPCPs 的沃尔夫-乌尔里希。

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谢谢，布莱恩。我是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我们的问题已经解答完毕了，不过很感谢你把手筒交给我。这样我刚好有机会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关于我们的优先事项，也许也可以跟其他人交换意见。我们主要在关注一件事。昨天我们开展了一次特别的外展活动，由 Telefonica 公司主办的，在一座非常漂亮的塔楼里，环境非常好，我不得不说，真的很让人愉悦，并且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所做工作的潜在利益上。

我们有一个专家组专门处理 5G 和物联网领域的确定性技术问题和域名系统，也涉及标识符领域的新技术发展。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与我们的网络、网络安全性等有怎样的关联。你知道，那是我们应当提上日程进行讨论的重要事项，究竟有何关联。事实证明，在专家组看来，与不同的技术以及我们的工作相关联的影响也确实不同。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日程表上的主要部分，我也想要请求董事会关注一下这些发展，同时也关注一下你们以及 ICANN 在过去的工作，当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有新的成员加入时，该事项都应该被提上你们的日程。谢谢。

马修·希尔斯： 很棒的发言。也许玛盾会想要在战略规划的背景下谈谈这个话题。

玛盾·波特曼： 是的。谢谢。基本上，这是我们在做战略规划时意识到的其中一点。对于昨天参加过会议的人，你们可能已经听到，我们把这个探索视为所预见的关键点之一。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很难预测它将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究竟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所以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需要明确解决的关键问题。

这将会导致，一方面我们要紧跟技术潮流。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募集资金以确保我们能持续了解和接近技术发展。所以我认为它也将回到社群层面，体现在战略规划中的公共协商中，我们预见这将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中心问题。感谢你提出来。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接下来轮到企业选区。

克劳迪娅·谢利： 谢谢，布莱恩。我们想问的问题也已经由董事会解答完毕了。

不过，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想再提一个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 GDPR 会影响 ICANN，今后还会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和不同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将会对 ICANN 产生影响。我们是否有在今后避免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计划？

马修·希尔斯： 只是志愿者。

马跃然： 谢谢。我是马跃然。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需要跟社群一起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立法，可能会对我们制定政策造成潜在影响，不仅仅是 GDPR。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在博客中发表其中一些相关内容。

不过重申一些其他事情，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我们不是一家政治组织。我们对不同的立法内容没有政治观点。举例来说，ICANN 对 GDPR 这项法律没有看法。

所以我们不得不找到方法展开讨论，从对技术方面的影响展开讨论。比如说，在这样的立法之下，会对互联网 DNS 的运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的，我们曾看到过那样的提案，比如中断路由的提案。

我们董事会的目标在于尝试找到能够应对世界各地的立法建议的方案，而我认为可能还是得求助于社群。这并不是我们将要做的工作。只是我们的一个构想。一个技术方面的职权范围。这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是非政治组织。

不过我们的目标是，在得到社群的同意后，能够将我们的技术意见融入政策讨论中。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

吉姆森·乌鲁弗耶：

布莱恩，我可以快速讲两句吗？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当然。

吉姆森·乌鲁弗耶：

我是吉姆森·乌鲁弗耶。快速补充一下，根据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观察，ICANN 在向诸如 CSTD、IGF 等外部组织提供支持方面，ICANN 的灵敏性值得称赞。这很好。

我们也提到过，作为一项主动举措，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利益相关方合作办公室。我相信你们也在密切关注他们，看看围绕在 IG 方

面有什么新的进展。例如，在非洲，所有这些准备会议都应该有合作办公室在足够早期的时候参与其中。谢谢。

马跃然：

谢谢。我也认为 ISOC 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够从政治角度提供意见。

所以我们也愿意更多地谈谈 ISOC 应如何推进工作。因为他们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现在，安德鲁可能会对我的发言感到很高兴或者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高兴。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很好。非常感谢。我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给 IPC 提问了。也许我们应该给董事会几分钟时间，让他们在下场会议开始前喘口气，下场会议很快就会开始。

马修·希尔斯：

董事会还有人要发言吗？没有。我们休息几分钟。感谢诸位。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感谢大家提问。下次我们会确保同步。非常感谢。

[会议记录结束]